



把语言打磨出光泽

□汪政

浙江作协长期重视对青年作家的培养，他们有文学之星、青年作家库，这样的做法坚持了很多年，虽然这些做法不是浙江独创，但有的地方坚持不到一两年。这些举措长期持之以恒，若干年以后就会显出成效，可见浙江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是成体系的，形成了非常好的氛围。

目前浙江的青年作家空间分布、年龄分布、文体分布、性别分布都比较均衡，实际上就是一种良好的文学生态。我所在的江苏的青年作家从空间分布来看，大部分集中在南京和苏州这两个地方，而且实力比较强，也可能把其他的区域掩盖了，但浙江空间分布非常广，这种均衡有利于一个省的文学发展。第二个均衡还在干，浙江青年作家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，他们在文学上的趋向不是一窝蜂的，而是有各自文学主张和价值趋向，所以形成了浙江青年作家和不同的风格。另外，浙江的青年作家对浙江的地方经验有比较多的关注，不管是散文也好，诗歌也好，对浙江的文化都有很好的表达，将其作为创作的一个文化背景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浙江的青年作家对各种文体形式的探索，对于新媒体、新文本，对于大众、市场、时尚等新的结构元素都有非常好的呼应，体现了青年作家写作新锐的、探索的特点。所有的这些，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也希望浙江青年作家跟江苏青年作家有很好的交流。

骆烨的小说，风格非常明显，他的题材上有主体性，就专辑里收入的这两篇小说而言，主题可以用“表现被迫害、被侮辱、被损害的人群”进行描述。小说《你也在寻找》体现一群在城市拣垃圾的人的生存状态，这是中国当下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，当然并不以表现他们真实的生活来作为全部的表现内容，而是一方面把他们作为记录，另一方面又把他们作为一种符号，来象征当下中国普通的、底层的生存者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，特别是后者。小说除了写拣垃圾的底层人群，还写了被区长包养的少妇。小说通过一双高跟的红皮鞋，把两种人物的命运跟故事纠结在一起，同时又把写实跟梦幻结合在一起，这样就使得这个作品的容量和张力一下子就不一样了。从这个小说可以看得出来，骆烨是带着一种激情来写的，有的时候情绪到了失控的状态，可见他对于这个被侮辱、被损害的人群关注的表现，让人看了以后很震撼。两种人群实体与象征、写实与梦幻结合在一起，不仅仅是它的立意表达的手段，同时也是作品叙述的一种方式，体现了骆烨的探索性。

《那年冬天雪在飘》跟第一篇相比，从探索方面来讲要稍微不同一些，是写在生活上、在学业上都非常困难的大学生群体的状态，其中包括大学生怎么写论文都通不过，想了很多办法去找刊物发表论文，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最后不得不通过卖血来换取论文发表的钱。这个小说揭示的还是比较深刻的，但相对而言过于直白，好像没有经过打磨。另外构思好像沿着读者的想象，也没有什么意外，比如我读的时候就想到，主人公卖血会不会得艾滋病？到最后真的得了艾滋病。处理情节是对作家巨大的考验，有时候通过意外的事件来处理情节，往往是作家力量单薄的表现。另外，不仅仅是对于骆烨，对于其他青年作家也一样，其实到最后可能就是比较语言，我希望浙江青年作家要在语言上打磨一下。

木本的诗歌表现了风格的多样性，而且具有极强的可塑性。诗歌《声音》对人的存在有非常好的把握，对于人的生存状态、对于人与世界、人与社会巨大的矛盾、巨大的孤独感表现得比较到位。而组诗《黄岩风土》是对浙江风情的描述。所以我说浙江作家接地气，就是因为对地方的书写比较到位，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书写，不把各地奇风异俗作为表现对象，而是拓展空间，尤其是将个人的感受放到重要的位置，虽然是写浙江地方，但是写出了不一样的情感。

·观 点·

陆 梅：

在浙江这样的大省，其实每个作家拿出来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，这些作家分散在各个区县，分散在各个地方，他可能就是代表一个地方。同时，这些作品也体现了一种共性，有一种熟悉、亲切的南方气息，这种气息在我看来是幽微的、温润的，这是南方小说家的擅长，不拖泥带水，也很懂得怎么在作品里表达。

曹 霞：

浙江青年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经验，他们从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中提取了很多新鲜的成分，这些作品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意，故事可能不是很复杂，但是有它很新鲜的地方。其次，他们对当下伦理现实的观察也非常有意思，在叙事上的处理也有自己的个性，比如说他们对家庭伦理题材的观察跟传统不一样，有一种变化，甚至有时候会有颠覆，这是很有价值的，是一种代际性的呈现。另外，这些作品的江南特征特别明显，尤其散文的格调、诗歌里的意象以及他们的人文情怀，都有一种江南特色，构成了一种江南风物志。

年轻作家的叙事能力不容小觑

□吴义勤

《江南》杂志的“新荷小辑”让我感到非常惊讶。这些年，浙江的青年作家已经非常厉害，整体队伍的结构力量已经在文坛上崛起得令人羡慕，体现了生生不息的文学力量。我们一直说浙江是一个文学大省，这是实至名归。

朱个是“80后”作家家里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位，她的小说气质我很喜欢。她特别擅长心理分析，对人物的心理观察，细腻与耐心的程度有点像艾伟这样的作家。她的《夜奔》是一篇非常棒的短篇小说。故事很简单，但它的叙事还是很有难度的。教育局的两个同事，一男一女，两个人都非常渴望出轨，他们通过网络聊天，彼此勾引、试探、引诱，到最后决定私奔，整个过程写得非常好，层层的心理铺垫、精神铺垫写得非常细腻，那种拙丽剥茧可以看出朱个很强的叙事能力以及对人物观察、把握的能力。同时，它的结构也很好。其实这是个心理展开的故事，心理的细腻描写会影响情节的角度和速度，所以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把情节推进的速度加进去。朱个在写两个人暧昧心理的同时，将两个人各自家庭的母女关系、父子关系作为情节的副线，对小说推进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同时对这两个人的暧昧形成某种衬托，而且最后两条线索又有偶合。我觉得这个小说是对于这个时代的情感很具象征意义的一种言说。这个小说的缺点在结尾，私奔戛然而止，它是通过一个地震外力事件来结束的，我觉得稍微简单了一点，如果按照这个小说的品质，应该有更好的处理办法。

朱个的另一篇小说《死者》，也很有意思。写了一个葬礼，人物连名字都没有。这个葬礼是在捕捉人物情绪的波动：一个老头可能还存着生活中的一种浪漫，想海葬，但是所有家人都不理解，他们在葬礼上的表演，表面上都在哭喊，但实际上老人的心愿没有被注意。我觉得这个小说结尾特别好，因为本身大家都是旁观者，到最后这个主人公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，完全把自己的情绪、悲伤，所有人生积淀的痛苦全部找到，然后发出了真正的哭声，一种酣畅淋漓的哭声，也使这个葬礼成为了一个完美的葬礼。这个小说写人的情绪是怎么被激发的，从哭别人，哭一个死者最后变成哭他自己。死者的这个葬礼，最后变成一种对自我整个生活、精神的追悼，因此这个小说很有意义。朱个作为“80后”的作家，体现了非常好的小说家的潜质。

这本专辑里边，“80后”作家丁真的两部作品也很有特色。她的作品最大的特点是给我们呈现了非常奇特的经验。《地狱的供词》写的是网游一代人的心理经验和生活经验，小说的写法很像余华的《第七天》，是人玩网络游戏打架被杀死之后灵魂的独白或者跟别人的对话。这个小说是第三人称叙事，第三人称叙事有很大的难度，要以讲述的方式把故事情节讲出来。丁真的呈现很有意思，就

捕捉普通的人生

□木弓

“新荷小辑”作为“新荷计划”的一部分，实际上也是浙江作协扶持青年的一个成果。我为浙江能有这么一批活跃的年轻作家感到高兴。浙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，活跃着一批对中国当代贡献非常大的优秀作家，特别是青年作家。我记得当年曾和浙江文学院的盛子潮院长讨论过怎样培养青年作家。现在文学院的领导积极制定了培养青年作家的计划，不断地向前进推，让我们看到了浙江文学的希望。

我谈谈这本专辑里“80后”作家黄慕秋的两篇小说，一篇叫《浮城双色物语》，这是魔幻类型的小说；还有一个是短篇小说《深渊》。

《浮城双色物语》实际上是一个魔幻故事，它的来源像是从网络游戏情节扩展出来的。在今天，这样的一种创作很普遍。由网络游戏发展起来的这种小说，现在还没有机会得到一种从中国传统继承的文化来支撑，所以它的发展空间很大。这类小说主要表现出青年作家的才华、热情，一种很独特的文学品质。所以我感觉这类小说现在来评他写得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，有点困难，我们都在期待她更具代表性的作品。

《深渊》就比较现实一点，讲一个被强奸过的女孩子跟

一个有些变态的男人在一起生活，但是这个男人在性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困难，年龄差距也非常大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痛苦，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心理纠纷。

为了报复这个男人，这个女孩又去结识了一个青年，这个青年恰恰就是当年强奸过她的那个男人。这个故事从情节安排来说有些残忍，讲人跟人之间通过性关系的互相利用，这样的主题反映

出作家对生活某种比较直观的看法和认识。

读这两篇小说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：

第一，在题材方面，青年作家在开始进入创作的时候，比较追求题材的怪异性，可能是对普通的生活认识和体会还没有深入，所以对奇怪的东西捕捉能力非常强，但我建议应该更多去捕捉一些普通人的普通关系，虽然这对于创作来说非常难，但做这种创作训练是非常必要的，如果你对普通生活的正常关系能够把握得得心应手，对今后捕捉很怪异的东西就有更深刻的体会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使青年作家在创作当中进步。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，这一关过了的话进步就会非常快，成绩就会非常显著。

第二，模式方面，一些青年作家为了追求这种怪异，会比较追求偶合式的结尾。比如说黄慕秋这篇《深渊》就讲了跟女主角恋爱的人就是原来强奸过她的那个人，后来她发现了这个残酷的事实，整个人崩溃了。这种情节的安排，人为痕迹特别重，所以我建议青年作家选择题材时，在情节上慎用偶合式结尾。因为人为的痕迹跟生活逻辑不太一样，作家主观的东西不断去改造这个故事情节，使这个故事情节不断按照偶然巧合的方向去发展，这种情节很容易让你兴奋，所以可能会这样去安排它。我建议青年作家以后在用这种东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慎用它，因为这种选择后面表现出我们对生活理解的一种片面性。

浙江诗歌的力量

□商震

张巧慧的诗歌有两个特点：第一，作品叙述非常可靠，也就是他能把生活中活生生的事件转化为有效叙述和表达。叙述可靠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更重要的诗词是一个情感的艺术体，它的感情是真实的，所以面对可靠的事件，又能投入自己的真实情感，这是难得可贵的。第二，张巧慧的诗大部分表述疼痛、扭曲、生长，这种扭曲、挣扎和对疼痛的理解，而是梳理、整合得非常合理。他在表现与社会关系的时候，在表现情绪状态的时候，又表现出了文人气息，而且很充分，他可以原谅一切伤害过他的人与事，甚至我们觉得该咬牙切齿的都原谅，同时也原谅自己。他是一个真正不与时代为敌，而且还能保持凝聚内心幻想权利的诗人，他像在梦中一样观看现实，不断原谅他人，原谅一段故事，然后去原谅自己。这好像是优点，但其实这里面还埋藏着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那就是他在作品中没有表现出文人更尖锐的一部分，深入事物内部，把事物真正内部的是红、是黑、是白剖析出来。我更相信是他不愿，而不是他不能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他的作品的表达方式上，在传统与个人的文人经验之间，其实是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，好在他年轻，能让人看到他有极大的上升空间。

钱利娜的诗歌既有现代的表现手法，又有传统的审美意义，她的诗从文面上看富于一种浪漫的诗意，但读完之后发现诗中最可取的部分就是个人的愿望、梦想以及审美追求和现实之间的落差，而这种落差使她的作品充满魅力。她诗歌的问题是叙事、抒情不够平衡，文大于质。

方石英的作品表现出扎实的生活场景，他的作品中不断强调“我在场”，

甚至在一首诗的小细节里也强调我在场，当他不能强调我在场的时候，这个作品就会出现问题。比如《石头梦》这首诗里不断强调卡夫卡，这要千万小心，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卡夫卡，在这里用的卡夫卡其实意义是不确定的，而且我也没有读到卡夫卡对这首诗有多大的作用。整体看，方石英的创作有点紧张，这个紧张是创作准备期就在想：我要写诗，要把诗写成被人认定的样子。如果放松了、打开了写，方石英会非常有前途，因为他真的是感情落地，所有的题材都来源于真实的他在场的场景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要注意节奏的变化，不能让读者两页半读下来都没有变化，要注意节奏。

南歌是1989年出生的，很年轻，他的诗歌非常讲究意象、修辞。努力地不和现实发生直接的碰撞，要想办法在生活意义和词语之间作出一个很艰难的选择，南歌的诗歌一直在设法让生活意义躲在词语背后。这没有什么不好，重要的是南歌选择的词语和修辞是否能够饱满地、有效地承载他的情怀和审美判断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另外，我对南歌有一个看法，他的诗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——有点学生腔，而且这个学生腔也显示出一点伤感、伤感的抒情。

在这本“新荷小辑”中，屠国平、郁颜、叶琛、来一这四位诗人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是：屠国平是敢做减法的、有才华的诗人；郁颜是在具有悠久山水诗歌传统的浙江找到现代性突破的诗人；叶琛是在今天重新唤起了抒情，而且重新唤起了爱的力量的诗人；来一是很具有现代性的年轻诗人。

屠国平的诗写得非常简练、干净。在我阅读范围内，很少能够有像他这样做减法的诗人，他的诗几乎没有应用什么象征和各种手段，而是呈现了一幅幅的国画小品，读他的诗甚至使我联想到了丰子恺的意味。

屠国平的诗歌有三个特点：第一，简约的意向、简练的语言；第二，干净的画面，宁静而淡泊的内心；第三，没有什么形容词，也没有复杂的哲学。像这样的诗只有非常自信的诗人才能做到，而且内心要非常宁静。比如最简单的四句话，实际上就像速写一样，“村庄在朴素的田野间微微拱起/精致的白云与午后的阳光吻合/孩子们属于例外/他们奔跑/仿佛来自另一种蓝调”，四句话就像一幅很小的国画小品，这样的小品显示了一种内心的宁静和对世界非常清醒的感悟，这是屠国平的长处。但我觉得这种长处有时候也有缺憾，他唯一一首超过10行的诗《走在雪地上挂念起故乡的村庄》，篇幅长了以后，在另外一种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上，就显得笨拙了一点。所以我觉得他在善于用素描式的小品，善于做减法的诗人上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，但是要进行多样性写作的话可能还显得不足，因为成熟的诗人应该有丰富的表现手法。

郁颜的山水诗很有浙江诗歌的特点。我们知道，山水诗的写作，也像书法一样需要训练，中国山水诗有很重要的一个哲学理念和悠久的文化传承，从郁颜一系列写山水的诗来看，能够体现出他已经具有浙江的人文湿润，他有一种文人情怀，寄情山水，表现出了文学的修养和浙江文化对他的影响。如今，写山水诗写到最后一句，有两个问题会摆到我们中青年诗人面前。一个问题是中国山水诗有中国山水文化的哲学定位，这种哲学定位就是天人合一，就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意境，表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，忘情于山水，把它作为一种理想寄托，这在中国山水诗是有完整体系的，这个体系就出现两个困境。第一个困境是，前人在山水诗方面做了很多，要在这些方面有新的突破非常困难，再写下去，就会显现出用现代诗来阐释经典山水诗的意境的重复；第二个困境，中国古代山水诗营造的是天人合一的意境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，诗人最好能忘情于山水。而现代诗歌要表现这个社会的矛盾、冲突，就像杭州这样的人间天堂上空也会充满雾霾，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。但是这个东西在传统上很难找到可以效仿的，它就是现代山水诗和传统山水诗的一种矛盾，是一个障碍。我看到了郁颜在这种障碍面前突破的方式。在他的代表作里，我比较感兴趣的是《星夜感怀》，这首诗基本上以山水作为背景，主要是写当代人的现代内心的冲突。在他的新作里，我比较感兴趣的是《醉生梦死之夜》和《煎面包之夜》，前者写出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，以及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内心的冲突和矛盾，后者把现代社会中新的象征引入了作品中。我觉得这两首诗有很大的突破性作用，就是写山水诗的人，在旧的山水诗中间有两个出口，一个出口是正视你在现代社会中间，你的内心和古人一样能够忘情于山水，而你内心的那种冲突和矛盾，会给你提出新的表现的要求。而现代社会中，有现代意向和现代生活细节，一定要替代我们习惯的长桥、秋雨、秋歌等意象，寻找新的意象。因此，我觉得《醉生梦死之夜》和《煎面包之夜》有两个可喜的指向，一个是指向现代人的内心，第二个是指向你所面临现实中的生活场景，这两个指向既有对旧山水诗传统的继承，又找到旧山水诗的现代性突破。郁颜在继承传统和吸收浙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同时又找到了自己一些新的可能的发展空间。

叶琛的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，而且基本上是浪漫主义遗风的作家，爱是他诗歌的主题。他的诗有三个重要的元素：我、内心独白和表达的对象。因此读他的诗会感到温暖，能感到亲和力，同时再次证明了抒情和爱是很重要的生命的东西。从浪漫主义渊源和表达现代人情感中间，叶琛的诗确实让人感受到了温暖，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表现方式，他的这种浪漫情怀跟以前我们熟悉的浪漫主义诗人不一样，更平民化、更亲切、更能引起共鸣。

如果要提出不足的话，那就是表达方式过于单一。他的诗，如果读一首我会很感动，但读久了我会感到一种疲倦。因为他的抒情方式都是我面对某一个事物的时候如何全心全意的、真诚的表达我对它的热爱，这样的抒情方式和抒情途径，会使得表达方式显得单一。

来一是具有现代性的一个诗人。第一，他的诗纯粹是用口语说出来。比方说他的代表作《房子是空的》：“我有一座房子，四面墙，一个顶盖，一扇门，但不是我。大家都来找我，循着足迹，嗅着气息，扑了空。大家咒骂我，拆掉房子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大家相信，房子是空的，这简直太真实了，像一个玩笑。”这完全是口语裸奔，完全不需要外界装饰，要用口语把事情说清楚，一首诗能够成功地使用口语是很难的技巧。第二是他独到的思考和构思，体现出了诗歌的荒诞性。荒诞性是现代性很重要的因素。在诗里给人提供了两个荒诞性——他讲得很明确，但却是错的，事情确实是这样的，但明明白白就是错的；另外就是他发现错了，也是无解的。我觉得来一很重要的能力在于他的口语表达，但这种能力在来一的诗作当中不是始终贯穿，像《黑寡妇》就显得有些混乱。所以，我强调，现代性的叙述应该是干净的，是口语的，是一看就能够明白的，看明白以后，让人确实感到是错的、混乱的，但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，因为诗人叙述的混乱，把人引进一个混乱的境界。因此，我觉得来一要继续保持自己纯真的口语表述，同时要避免叙述上的混乱，这样才可能创作出更多的惊喜。

□叶延滨

诗歌需要个性化的表达